



MOSIKE  
DUZHU

# 莫斯科者注

[英]特德·奥尔布里著

李家云 王殿凤译

华夏出版社

# 莫斯科赌注

〔英〕特德·奥尔布里 著

李家云 王殿凤 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MOSCOW QUADRILLE

by

Ted Allbenry

Granada Publishing, U. K., 1976

莫斯科赌注

〔英〕特德·奥尔布里 著

李家云 王殿凤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 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102 千字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600 册

ISBN 7-80053-152-X/I·054

书号: 10484·054 定价: 0.87 元

## 内 容 提 要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詹姆斯·弗莱彻·霍尔特即将任满。苏联了解到霍尔特系英国首相的老友，回国后将担任首相的私人顾问，决定利用霍尔特在莫斯科留任的半年时间将他拉下水。克格勃利用燕子卢迪娅和霍尔特发生了关系，正当他们想促使卢迪娅的丈夫利用这种机会对霍尔特进行讹诈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于是克格勃只好将卢迪娅遣开。这时，克格勃中对霍尔特进行工作的秘密工作者克拉辛的女友叶连娜，得知他所遭遇的困境，便说出了霍尔特很喜欢她，曾送给她金项链等，但因为她知道卢迪娅的任务，所以未敢与霍尔特进一步接触。克拉辛知道他们的谈话一定已为克格勃所窃听，只好忍痛向克格勃推荐了叶连娜。克格勃决定使用叶连娜。霍尔特在回国前经过与苏联官方谈判，克格勃给叶连娜办了波兰籍护照，送其出国，霍尔特回国后与他原来的妻子阿德尔离了婚，而在克格勃精心安排的场合结识了叶连娜，随后即发生了一系列曲折的故事。

## 第一章

无论在哪里，你顺便看一下小麦田，都可以看到鲜红的罂粟花，而在小路旁边有白色的和蓝色的矢车菊。这地方离莫斯科中心仅只 30 公里。

他们一起坐在畦头的未耕地上，那里田角上丛生着山毛榉树和榆树。那个姑娘穿着夏日的服装，淡褐色的衣服镶着白边。裙子又长又松，可是已经撩到臀部，女紧身衣的钮扣已经解开，所以她已经赤裸到腰际。他的一双手抚摸她的乳房时，她正在喝伏特加。

她的头向后仰，于是那头象稻草色丝绸一样的淡黄色浓密长发，如同瀑布一般披散到肩上。虽然她差不多已经二十岁了，可她那美丽的面庞有点象女学生一样天真，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美貌和诱惑力。这双大蓝眼睛迎着太阳几乎闭了起来，长长的睫毛在她的面颊上投射出微微的阴影。纵然那柔软的红红的嘴巴显得太大了些，可那端正的小鼻子却完

美无瑕。在她喝酒时，她的喉咙象黑鸟鸣啭时一样翕动。克拉辛望着她，奇怪这个年轻的美人儿怎么生在这样一个普通而地位低下的父母家中。

他比她的年龄大一倍还要多，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漂亮男人。一双鼓鼓的眼睛总是显出笑意，或者准备发笑。一张又胖又圆而结实的嘴和下巴，他那波浪式的头发黑白相间。她有一次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叫雷克斯·哈里森的英国名星，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化身。而维克托·克拉辛有这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从她十五岁起，男人们就需要她的肉体，而由于一点点小恩小惠和小小的礼物，她就让他们随心所欲。她在感情上从来没有什么反应，不过这并不成为一种障碍。可是克拉辛不时把她带到莫斯科去，而她则观看他在戏院或者在电视和收音机里演出。他把她带到晚会上，虽然他没有采取垄断她的态度，可是她依然避开向她走来的其他莫斯科人。在莫斯科她不能不依赖他，因为她没有居住许可，所以这就意味着，除了和他在一起，她不能租一间房或者在外面过夜。

詹姆斯·霍尔特已四十多岁了，他有着一张整洁的苏格兰人面孔，看起来总是那么年轻。

他向走进房间的妻子微微一笑。

“你笑什么？”

“因为你很漂亮。”

她摇了摇头。

“这是一个外交官的回答。”

他望着她点了点头：

“象往常一样，你说得对。看上去你象一个正在准备参加

头一次社交会的十分年轻的姑娘。”

这双褐色的眼睛向他注视了一下，然后温柔地说：“你知道，你是一个洞察力十分敏锐的人。”她走过来，在他们一起向门口走去时，挽着他的胳膊。她不仅爱这个人，而且喜欢他，他十分聪明、机智。人们都说他是一伙坚强的人中最坚强的苏格兰人，可是她最了解他。他应当做一个神父，不应当做一个战士，更不应当做一个外交官。

克格勃中尉正在看控制盘。时间是在午夜前几分钟。凳子上放着六台磁带录音机。录音机不时停了下来，然后当螺线管咔嗒一响，它们又开始转起来。这些螺线管是根据暗藏在大使馆中的麦克风传来的声音运转的。三号录音机正在录的是商务专员办事处的谈话。五号录音机录的是大使就招待会上的谈话对他的秘书口述记录。

象所有其他的大使馆一样，英国大使馆 24 小时都受到监听，不过在正常的情况下，责任是三处的。可是四个星期以来责任转到了一处，而一个英语特别班被调派到这一行动计划中来。这就用不着暗示这一切是什么目的了。

虽然克格勃的主要部分迁移到远离中心的环城公路上庞大的新建筑里，它的高级官员依然不时使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旧总部。老人们更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开会用。

桌旁已经坐着四个人，门打开时，一个正在做记录的人抬头看了看，向迟到的人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去写。他感觉到其他三个人对这个人迟到很生气，可是他自己并不生气。毕竟，这是典型的克拉辛，典型的演员。出场晚或许给予他一种重要的感觉。过了一会，作记录的人放下铅笔，把文件推向一

旁。他抬起头来，很快打量了桌旁其他人一眼。

“后面桌上有茶和咖啡、水果等等，你们要用就请便。可以记录，不过在我们离开以前要把它们销毁。这次会议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

他并不看桌旁坐着的人，他不需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上校索洛维约夫就是这种人。他用铅笔在绿色的文件夹封面上，上下划了两笔，然后把文件夹推向一旁，仰靠到椅子上。他的头向后仰，靠着椅子，双目紧闭，仿佛打算排除外部对他思路的干扰。他说话有点发音不清的格鲁吉亚口音。

“八个星期以前，我们收到我们伦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报告的要点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大约还有八个月的时间要被召回伦敦。”他睁开眼，俯身向前，把双手放到桌上。

“那就是从现在起还有六个月时间。我们在伦敦的人的这份报告也为两个星期之前葛罗米柯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次谈话所证实。葛罗米柯说了一些对现任大使例行的赞美的话，而这充分暗示大使阁下要就任新职。似乎他要做首相外事方面的私人顾问。”索洛维约夫停顿了一下，让一阵寂静把他所说的话显得十分突出。然后他接着说下去，“我们愿意这个人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有六个月去使这个愿望成为可能，而这也就是我召集这次会议的原因。我现在把我们所知道的背景告诉你们。”

他拽过文件夹，把一份最厚的打开，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对。基本情况是：他的名字是詹姆斯·弗莱彻·霍尔特。1920年生。在曼彻斯特普通中学受过教育。在苏格兰步兵团从1940年到1945年服役6年。复员时是少校军衔。在汉诺威管理委员会有一些较高的职位。调到外交部做

西欧事务特别顾问。没有遗产。娶了一个法国女人阿德尔·德·梅西，是一位富有而有影响的金融家的女儿。婚后，他加入伦敦商业银行，就欧洲投资问题为银行和银行的委托人做顾问。两年半以前被任命到苏联做英国大使。”他抬头看了看，然后靠向后面，“这是些扼要的情况。这里有关于他的五页报告，以后你们可以看一看。我愿意听一听维克托告诉我們些什么。”他向克拉辛挥了挥手，克拉辛在其他人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意见时，似笑非笑。

“我对他们两个人都十分了解，亚历山大。她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真正对艺术——戏剧、绘画、诗歌——所有的事都感兴趣。而她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至于他，呃，我看他既 not 恨我们，也不爱我们。我倒想看看他对伦敦的一些报告，可是我推测他是走中间路线的。”

索洛维约夫点了点头，看着坐在对面的人说：

“把背景情况的副本念一下，谢尔盖。”

谢尔盖·库兹涅佐夫看了看克拉辛，然后看了看索洛维约夫，最后把头俯向他的文件。

“首先是新任命的问题。在最近 14 天里，我们收到了国家水文气象和自然环境监督委员会向外部承包商下达的修缮并重新装饰首相秘书办公室的指示的照相复制本。一切迹象表明秘书办公室在重建以后，首相的咨询机构将要使用一些资格较老的人。修建完成的日子是明年 2 月。这符合我们已经得到的关于大使阁下就任新职的日期。

“大使阁下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可是他是首相的一个学生时代的朋友。除了詹姆斯先生在军中服役以外，他们总是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我们收到许多报告说，首相经常就国内外事务向霍尔特求教。尽管有这种友谊他却并不特别赞

同首相的党派。实际上霍尔特对主要的两党都作过十分尖锐的评论。可是毫无疑问，在首相坚决主张之下，他被委派到莫斯科任大使。外交官和文职人员的生涯完全不同。

“他所服役的团叫做‘黑卫’。我们有存档的军服照片，并且有霍尔特当军官时的相片。

“对他的癖好或者运动，我们没有档案记载，除了他的婚姻外，没有情报提及他的性活动。”

他把文件放下，把他的眼镜推到额头上：

“我们已经核对过他的资金。他在巴克利银行滕布里奇韦尔斯支行有账号。四天以前，他存款数是 7400 镑，活期存款 710 镑。他在滕布里奇韦尔斯郊外一个小村子里有所房子，价值 35000 镑。这所房子有一个专职的女管家和一个兼任的园丁。按现在的票面价值，他退休时要拿一年 7000 镑的养老金。”

他停顿一下，望着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没有作声。克拉辛并未向他的同伙们转过身去说道：

“我们用钱试过吗，索洛维约夫？”

索洛维约夫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当然了。我们给夫人一架照相机祝贺她在莫斯科过一次生日，去年革命节我们给了她一只金表，还有一个十分贵重的圣像祝贺她去年的生日。我们在伦敦的人进行了检查。所有的礼品都已经登记在外交部登记簿上。赠给大使阁下的所有正式的和私人的礼品同样作了登记。

“我们要求他协助我们的伦敦贸易代表团使新型 12 公尺长的巡航机动船在英国下水。我们安排把一艘登记在他名下，而我们为梅德韦这艘船支付三年停泊费。他把它公开了，并且把它移交给查萨姆的地方青年。

“还有一些事，可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一切迹象表明，钱是收买不了他的。他十分谨慎小心。”

克拉辛点了点头。“我本来也要谈到这点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也不是一个爱同性恋的人。”他从袖子上掸去了一处斑点，径直望着索洛维约夫。

“你最好如实地把经过的情况告诉我们，亚历山大，不然我们就要完全茫无头绪了。”

索洛维约夫站起来，向小桌子对面走过去，说道：

“主席团小组委员会要这个人既对我们有好感，又对我们负有义务。他们强调，这一定要办得绝对慎重。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资金和专款。而且这次行动占据非军事的绝对优先地位。我们之所以对大使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对首相有影响，而且是由于此刻英国的形势。”他指着第四个人说：

“列文对英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评价，不过他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对这次会议足够用的梗概。”

索洛维约夫向这个身穿克格勃少校军服的矮胖子挥了挥手，这个人点了点头，不用任何草稿就讲开了：

“我所讲的观点是特别勤务处的观点。他们考虑的意见是，英国在西欧当前是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了。这种情况是逐渐形成的，可是未必出于人民的愿望。

“从1973年我们扩大了我们对于工会、中间人物和政治家的影响。我们在这些方面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并且进展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然而我们现在掌握来自议会和人民方面抵抗的一些迹象。这个国家的表决多年来在两大党之间停留在50:50上，而这并无所改变，不过反对当前立法的激烈反应的迹象增长了。反对党在补选中和地方政府选举中得到了支

持。

“首相在他的政党的左右翼之间总是假装保持均势。近两年来反对党瓦解了，不过他们现在正在得到支持。报刊正在搜集并揭发丑事来反对左派，而局里的意见是：在六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里首相由于这种压力可能辞职或者召开一次表决。我们还需要 18 个月到两年的时间来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利益。”

他审慎地望着这个局外人克拉辛。克拉辛噘起嘴来，耸了耸肩。

“同志们，英国对我们具有那么大的意义吗？”

索洛维约夫清楚、响亮地说道：

“是的，我的朋友。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sup>①</sup>有实力雄厚的共产党。我们在英国比在欧洲其余地方加在一起，取得的进展还大。我们十分接近控制了一切势力、一切宣传工具和一切运输工具。我们可以在两个月内用公开的革命控制英国，可是我们必须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我们必定会一下子失去欧洲的其余地方。假如控制象现在进行得这样平稳而不引人注意，那么欧洲就会走同样的道路。而我们所需要的完全是时间，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

“大使将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可是他可以成为决定性的一种武器。当懦弱的人们、野心勃勃的人们受到压力时，那么表面中立的意见可以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要他们走我们的道路。小组委员会已经决定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去使这个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出现了一阵沉默，后来克拉辛说：

“你的意思是说真正正在我们这一边，还是只不过是我们在控制之下？”索洛维约夫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他用短粗的食指

指了指演员。

“一点不错，维克托，一点不错。我们倒是愿意有这第一种情况，可是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案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关心这次行动。这就是小组委员会坚决主张要使用最高超的技术的原因。”索洛维约夫停顿了一下，又望着克拉辛。“这就是为什么要你到这里来的原因，维克托。我们一方面尽一切努力去使这个人相信我们的政策，可是我们同时要取得订立契约的安全保障。”

克拉辛站起来，伸出双臂。“亚历山大，有另一种安全保障我们可以加以考虑。”

“是什么呢？”

克拉辛笑容满面地转过身来：

“夫人本身。我觉得她比詹姆斯先生更加圆通。”

索洛维约夫把双眼闭了一会儿。当他重新睁开眼时，噘起了嘴。

“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谨慎，不要显得过分主动。不过在这方面你是个行家，我的朋友。”

克拉辛咧开嘴笑了起来。“我觉得你是要我去演这出戏。”

索洛维约夫在一块优质丝手帕上擦了擦手指，说话时并没有抬头。

“正是这样，克拉辛。有什么想法吗？”

克拉辛弯身坐在椅子上，把双腿伸到桌旁。他的双手放到口袋里，在他坐在那里思索时，牙齿微咬着下唇。当他讲话时，十分缓慢而平静，几乎好象他在大声自言自语。

“这要动用‘燕子’。不能用钱，这不是男孩子的事，所以只有用女孩子。那么用什么样的姑娘呢？我看她一定要非常象

他的妻子。文雅、有教养、有主见、有天才的浅黑型女郎，并且十分漂亮。男人们要的是同样类型的女人，不过要年轻些的，要不然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我看他会努力去找这同样类型的女人。”

“那么你想到的是谁呢？”

克拉辛破例地显得十分严肃认真。他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想应当是卢迪娅·奥斯平斯卡娅。”

他对自己这种出色的想法高兴地笑了。索洛维约夫第一个讲了话：

“是不是那个上星期在《每日新闻》上谈论现代电影的那个姑娘？”

“正是她。”

“她会要些什么呢，维克托？”

克拉辛笑了笑，耸了耸肩。

“钱、甜言蜜语以及从所有的人那里得到经常不断的赞许。”

“她十分漂亮。可是她有经验吗？”

“你是指床上工夫吗，同志？”

“对。就是这类事。”

“床上工夫是非常有经验的。她会按照我告诉她的去做。她是最合理想的。”

索洛维约夫看了看其他人：

“有不同意见吗？”

无人作声。他转向克拉辛说：

“克拉辛，我要你去处理这件事。我要这件事真正安排得妥当。不要出漏子。明白了吗？”

## 第二章

克拉辛独自拿着案卷坐在屋中，把这些材料从头到尾读完，除了索洛维约夫以外，会使他所有的同事都感到惊奇。

他打开收音机时，里面正在演奏“卡琳卡”。在上星期，加上这一次，这是他第三次听到它了。可能第13处的人正在向巴黎、汉堡或者伦敦的一些“非法人员”传递密码。一大清早的几个小时，可以发出一些十分奇异的节目。

他伸手去拿他的姓名地址簿，查对了一个号码，去打电话。他挂了大约三四分钟，可是没有回音。她一定是正同那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少将在一起。他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开始是一个C。有点象西蒙诺夫。西尼奥夫斯基，是这个名字，安德烈·西尼奥夫斯基。一个自负的家伙，老得足以做她的祖父，可是除了少将以外，并没有什么成就。克拉辛把西尼奥夫斯基的电话号码与莫斯科中央警卫局总部的号码核对了一下，又去挂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有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回

答。

“我是西尼奥夫斯基，你是谁？”

“我要找卢迪娅·奥斯平斯卡娅讲话，将军同志。”

“你到底是谁？”

克拉辛暗自笑了笑，可是他没有作声。将军又说道，“我问你是谁？”

“我要找奥斯平斯卡娅讲话。”

出现了一阵沉默，后来小心谨慎地答道，“她不在。”

克拉辛笑了。你要对付这些军棍的唯一办法就是挖一个洞，等他们掉进去。

“我知道了，最好问她一下她莫斯科居住许可的号码是什么，可以吗？”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沉重的喘息声，然后是那个姑娘甜蜜的声音。

“卢迪娅·奥斯平斯卡娅在这儿，你是谁？”

“我是克拉辛，亲爱的。我要你到我这里来。”

“马上？”

“马上来。”

“可是现在已经将近两点半了，维克托。”

“是吗？”

“叶连娜在哪儿，维克托。你们吵架了吗？”

克拉辛叹息了一声。“卢迪娅，这是公事。马上穿好衣服，来一下。告诉他放你走，你直接来好了。按我的门铃，我给你开左边的小门。”他把电话挂上了。

甚至在早晨这个时刻，她仍显得十分漂亮而镇静自若。这身带镶边的黑衣服显然是巴黎的，她脖子上的粉白的薄绸围

巾也是巴黎的。她的脸完全是俄国人的面型，只有那高高的双颊使那张脸十分漂亮，不同于侨居外国的人。那高额头，那完美的鼻子、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都使她的面容增添了美丽，只有那镇静、曲线很美的嘴更加显得突出，甚至当她笑的时候，使她每一个嘴角都露出一个深深的酒窝，她的一双长腿穿着一双光滑的棕黄色尼龙长袜子，配一双整洁的黑鞋，她的一双小脚紧贴在一起，如同一只美丽的小猫的整洁的爪子。一头黑发向后梳到脖颈上成尾状，可是除了她的头发光滑之外，显得不仅朴素，而且十分雅致。

克拉辛递给她一支香烟，她摇了摇头。她急于想知道一切是怎么回事。克格勃把它那勾引外国人的女孩子专门小组叫做燕子。卢迪娅·奥斯平斯卡娅是一只“燕子”，不过她不经常被使用。除了她那美丽的容貌和她的肉体之外，她很有天才。他们只有在非常特别的场合才使用她，而她与克拉辛的不拘形迹然而持续不断的关系是基于两方面的。她把他还当作朋友，并且在莫斯科生活的范围内，她信任他。象莫斯科许多颇为老于世故的女人一样，她感到他在精神和体力两方面都是迷人的。莫斯科有千百个迷人的男人，可是克拉辛是独一无二的。他似乎不把官方的压力放在心上，并且过着一种令人陶醉的生活以避免那些在党的上层以及各级克格勃中似乎必然产生的冲突。外国人喜欢他，而且把他看作是他们的自己人。

现在他已经用了一个多小时来提出他计划中的项目，并且指导她应当采用的方法。并没有告诉她大使为什么如此重要，或者当她达到与大使的关系时，会发生什么。

克拉辛为她安排了莫斯科居住许可以及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不远的一所小房子。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大楼内的克